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〇	二二	四一	五〇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漢	五〇	二二	三〇
書	一五	四一	二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5
冊數	30 (22)
函號	279 5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前漢書六十八在李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

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

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

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為霍中孺

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

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至平陽停

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

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

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
 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
 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
 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
宮中小
門謂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
 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
 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
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
任堪也
屬委也任音壬
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
 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
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

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曰不諱言
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

拜卧内牀下師古曰於天子
所卧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

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

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

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遺詔封金日磾為柁侯上官

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

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

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別是矣

皆以前捕反者功

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師古曰即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

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彊克自相貴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歿殺忽光為人沈靜詳審長封七

尺三寸

師古曰與纒同

白晳䟽眉目美須頰

師古曰晳潔白也頰頰毛也

音先歷反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即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

符璽即

師古曰恐有變即不肯授光光欲奪之即接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

誼之明日詔增此即秩

二等象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此專為多

猶重也以光與左將軍

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

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桀因帝

姊鄴邑蓋主內安女後

宮為僂仔

師古曰鄴邑所食邑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

為樂騎將軍封祭樂侯光時休

沐出祭輒入代光決事

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

古曰懷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

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

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

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

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

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

日右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

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

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

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

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

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大官

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

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

已為九卿位在光右

古曰顧絲是與光爭權

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

師古曰欲為子弟得官

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

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

先置師古曰又引蘇

還廼為典屬國而大將

古曰又擅調益莫府校

敞也

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鈞反

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

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

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

日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

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

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

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

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

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

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

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

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

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

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

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

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

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

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

以其書視丞相做等

師古曰視讀曰示做即楊做也

擢郎為九江太守

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

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

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師古

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

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

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

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

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

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

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

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

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

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

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

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

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

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

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廼驚

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

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

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

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

王尚未自

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

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

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

日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

陛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

羣臣以次上殿召昌

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

師古曰楊敞也

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

師古曰張子孺度遠將軍臣明友

師古曰范明友

前將軍臣增

師古曰韓增

後將軍臣充國

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

師古曰蔡誼宜春侯

臣譚

師古曰王訢子

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魏姓

隋桃侯臣昌樂

師古曰姓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

師古曰故胡人

太僕臣延年

師古曰杜延年

太常臣昌

師古曰蒯侯蘇昌

大司農臣延年

師古曰出延年

宗正臣德

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

師古曰姓史也

廷尉臣光

師古曰李光

執金吾

臣延壽

師古曰李延壽

大鴻臚臣賢

師古曰常賢

左馮翊臣廣明

日田廣明右扶風臣德

師古曰周德

長信少府臣嘉

師古曰不知姓

典屬

國臣武

師古曰蘇武

京輔都尉臣廣漢

師古曰趙廣漢

司隸校尉臣

辟兵

師古曰不知姓

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

師古曰王遷

臣畸

日宋畸

臣吉

師古曰丙吉

臣賜臣管臣勝臣

梁臣長幸

師古曰並不知姓

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大中大夫臣德

師古曰不知姓

萬曆二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三十八

六

印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

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茲孝禮誼賞罰為本

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

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師古曰曲喪服言為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

之而已縗音步千反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食菜

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

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師古曰孟行壘大行前

臺曰漢初有三壘天子之壘自颺行壘信壘在符節就次

發壘不封師古曰壘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壘更不封之得令凡

人皆見言不重慎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容騶宰官奴二百

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壘取節十六師古曰

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

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中御府令高昌

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

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師古曰俳優講戲也

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擊鐘磬名內

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泰壹神樂人也孟

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

臣贊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女在衰經而輦游於

萬曆二十六年刊

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董道年首而鼓吹歌舞也年首瓚說是也屏而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曰長塗年首劉逵以為年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輦道年首便誤用之乎○劉敞曰輦道輦仁之年首也予謂年者岑半也岑年蓋鼓角士胄即禰衡為鼓吏所著者岑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厨三大牢且祠閣室中如淳曰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有食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燕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游宮中輦車也漢廢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止讀奏為人臣

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發御府金錢刀劍玉

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曰耽沈沔荒迷也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

也師古曰內入也令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

由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

也師古曰內入也令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

每日常入雞豚也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

賓解在叔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壘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

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

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

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

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

之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

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更改也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

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

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

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

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

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

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

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

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

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

西疑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

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

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

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

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

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乎市中師古曰呼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光坐庭中會丞相

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

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

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

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宗正劄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

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

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

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雲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適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欽容禮下之已甚

音胡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

稼反間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

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

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

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

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為冢者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

左為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八尺廣二梓宮服虔曰棺也師

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

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故亦稱梓宮坐也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背

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

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槨椁栢黃腸題湊師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為槨木名非也椁木外

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廢之屬也蘇林曰椁木栢葉松身師古曰爾雅

及毛詩傳並云椁木松葉栢身檜木乃栢葉松身耳蘇說非也縱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栢東園

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歛并蓋之師古曰東園

署名也屬少府其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

署主作此器也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轎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温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臣瓚曰秦始皇

道崩祕其事載以輜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

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輶以輶車駕大廢白虎駟

以輶車駕大廢白鹿駟為作師古曰輶輶本安車也

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輶者密閉

輶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

又去其一總為輶節而合一名呼之耳侍副也音千內

反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重車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

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

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

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

其後世疇其爵邑應邵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

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

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

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

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

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城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

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

是也文李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

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

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如淳曰網亦繒馮謂所馮者也

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繒繒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

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

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

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

監知家務者也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

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

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

宮殿中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

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

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

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

日間音居菟反復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

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

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

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

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

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

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

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

察師古曰未迺徙光女壻度遼將留未央衛尉平陵侯

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

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

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

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

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宮屬特使禹官名與

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

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

將屯兵又收半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

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

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

曰外謂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

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

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左馮翊賈

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

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

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

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

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也

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

泣自然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

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

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

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

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

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異數

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

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

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

嘉靖八年

卷之三

七

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古曰謹象聲也音許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

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懸官讎散斥逐諸壻

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

趙平客石真善為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秦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

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

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

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

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

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

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於上禮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

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見師古曰知見捕不見亟下捕之蘇林曰亟

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

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鴉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

霸傳鴉音羽驕反第門白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

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

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

盡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盡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

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

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

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立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

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

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

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

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

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

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

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

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

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

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

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

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



謀師古曰皆讐有功晉灼曰讐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

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陸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

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霍氏秉權

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

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

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

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

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

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

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

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

今論功而請實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

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陸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

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

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上迺

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

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

前漢書卷三十一
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

師古曰肆放也
展也近音鉅斬

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

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

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

戶

金日磾字翁叔

師古曰磾
音丁奚反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師古曰休

音許蚪反
屠音儲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

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

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

多為漢所破

師古曰昆
音下門反

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

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

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

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

於宴游之時
而召闕諸馬

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

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

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

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

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

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

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平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且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

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

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

光宮服虔曰比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其泉宮日磾小疾

卧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

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

故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内戶下須

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衷中也衷古袖字見日磾色

變走趨卧内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趣嚮也卧内天子卧處行觸寶瑟僵日

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喝之上驚起左

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付仲反止勿格日磾

摔胡投何羅殿下

孟康曰胡音互摔胡若今相避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頭也摔其頭而投

殿下也師古曰晉說

是也摔音才元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

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

師古曰忤逆也賜出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

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

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

為稅侯

師古曰稅音丁故反

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

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

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

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

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

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

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

師古

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

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

祿勲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稅侯奉

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

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

崇禎三年春

前漢傳三十一

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口象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

門闔言中大小之門也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

冢瑩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

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

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

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

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譁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難病甚上使使

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

鴻臚主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

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困

如淳曰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令遣涉歸以

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

有子乘以從師古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

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

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

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

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

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傳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如淳曰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花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

奉其後當毋南即莽毋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

為大夫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大夫夫人特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

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

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

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

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毋南為大夫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

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

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

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遵

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

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

日艾讀日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

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

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

見嗣日禪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

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

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日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

則欽亦欲為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

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在

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稅侯當上毋南為大夫人失禮不

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

時即罪師古日謁者召欽請認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

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者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

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

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導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閭之間確然秉志誼形

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雍幼君摧燕王

仆上官師古日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

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維

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

嘉靖八年

謀謂灼曰不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
師古曰湛 師古曰湛 師古曰湛 師古曰湛
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傳
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
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二十八終

前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前漢書六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後徙金城今居

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

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今音零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

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

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

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

氏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

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

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

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

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

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

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

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

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蒙言願時

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蒙師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

地涼音皇逐氏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

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

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誼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

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

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

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於漢相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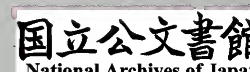
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蒙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

日煎讀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眾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張事使役

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
 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
 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豹裘
 欲阻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
 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
 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
 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
 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

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
 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
 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
 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
 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誥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



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師古曰：踰，讀作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陜中亡虜。

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階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

服虔曰：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

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

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

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

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

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

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

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伏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

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竝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竝讀如字又音

步朗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

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爭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

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

充國以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

别母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

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

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

略者解散虜謀傲極迺擊之師古曰傲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傲音工弃反

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

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

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

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

北邊空虚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

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

讀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

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

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

即分出雖不能盡誅置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置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

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

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八為兩道出張掖回遠

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負三十日食師古曰徒何反凡以畜產載習物者皆為徒

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向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

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

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

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

勒張掖師古曰日中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

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

為畔逆它種劫畧師古曰言彼劫畧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

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

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

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

兵盛而負罕開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

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

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議

康熙三十九年刊

行漢書三十九

六

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

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

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橐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

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其水草

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畜食畜之所食即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日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

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

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

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婁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婁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

計也解在食貨志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

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

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

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邛將胡越飲飛射

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

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敵

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
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
以安國家

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
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 廼

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
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
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
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
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煎
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爲寇

師古曰謂依阻山
之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

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
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
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
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
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
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
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
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

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

如是虜兵

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

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

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

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

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

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

師古曰解讀曰

解弛也

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

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師古曰謂更迴諸還盡力而死戰

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

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

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

罕羌聞之喜曰

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

服虔曰靡

忘羌帥名也

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

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

非爲公家

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

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

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

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

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

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邛懼使客諫

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

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

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

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

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

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

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

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

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

稟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稟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稗音工旱

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

讀日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師古曰廟勝謂

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

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

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

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

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

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日蓄今大司農

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

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

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

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

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蠻夷

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

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愁於寄託遠遯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萬人

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

告喻者也羌虜即羌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吏士萬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

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貧破其眾以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

且也讀如本字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

又音步應反各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

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

離霜露疾疫瘡瘡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瘡謂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開之執九也師古曰開謂軍又亡警

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

日信讀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大

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

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

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

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

壯月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

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

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

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

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

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

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

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聯不絕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

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

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鬪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塗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

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

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不

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

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粹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

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

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宜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

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示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

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

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

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

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

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

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

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

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

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

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

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口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任謀也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虛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

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

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

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

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

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

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
 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請罷
 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
星姓賜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
 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
 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
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

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

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間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首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

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

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

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詔舉可護羌較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

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

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

若今言惡酒者

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

師古曰酏音況務反師古

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酏羌人

師古曰酏音況務反師古

日即酬字也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

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

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印家

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張晏曰橐籥囊也近臣負橐籥筆從備顧問或有所

紀也師古曰橐籥所以盛書也 有底曰囊無底事孝武帝

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

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宮深恨上書告

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

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下吏自殺充

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能就第朝庭每有

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十六

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

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

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

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

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

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名黃門郎揚

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畫頌曰明靈惟宣戎

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武臣惟後將軍整我

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叶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

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營平守

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并於鮮水之陽也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婁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

也叶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

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詩

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

赴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赴赴勁也桓桓威也充國為

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

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庶息至大官

率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

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郤敵

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

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

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

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

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

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

日鄉讀日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

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

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

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

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

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

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

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

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

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

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

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

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

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世承平匈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

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

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

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

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



訕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

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

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遊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

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

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

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

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

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郤

人師古曰郤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潁陽人漢興郁郢王圍甘延壽

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郢音質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

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

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

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

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

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

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終 前漢書六十九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前漢書七十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茲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

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渡殺漢

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

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屬音之欲反

當至焉

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

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

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

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

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刈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

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

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

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

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

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

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

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

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刃交臂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

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

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

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常為匈

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候伺發兵殺略衛司馬安

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

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漢使者所貢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師古曰節及印

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

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關以直報

怨不煩師衆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

嘉靖八年刊

者皆補侍郎介子亮于敬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

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

匈奴師古曰移中廣名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

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去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烏

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

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

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

去使使齎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營

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

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

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

即翁字也翎侯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獲

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名王騎

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

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

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

夫印綬及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

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

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

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

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

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

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謚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

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

人疆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

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

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

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
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都尉
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
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
侯食邑千戶古於是中西域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
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
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
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

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

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

弁爲期門

孟康曰弁手搏

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

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

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

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

勾賁無節不爲州里所稱

師古曰勾乞也賁音吐得反

西至長安求

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

喪師古曰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

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

師古曰以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

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

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

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

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

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

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反今與零同

兼三

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

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

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

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

今郅支

單于鄉化未醇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

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

弃捐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

使無鄉從之心弃前恩立後怨不

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

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

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

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

日舍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

日單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

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

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

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

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脇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借兵

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驅同下皆類

此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

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

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

其四支也都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又遣使

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

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

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言以謂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

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

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

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

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

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

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

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離所在絕

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

兵師古曰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

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

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

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

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

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

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

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

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

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

道入赤谷過烏孫滋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

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文穎曰闐音填

殺畧大昆彌千餘人

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

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

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

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闕呼其貴人

屠墨見之師古曰闕謂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

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

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

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

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

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

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

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

陳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懺音

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

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

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百餘騎馳

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
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師古曰薄

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斬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

後叩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叩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

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

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

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

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

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

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

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

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

日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

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

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

昇音必寐反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邳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邳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也邳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邳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

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以為橐當為橐橐在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以

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繁音蒲何反以為邳支及名王首更歷諸

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臣

曰枯骨曰骼有肉曰胔音工客反音才賜反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

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

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廼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

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

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

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邳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

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旅振整也旅眾也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音力到反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邳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
 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
 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
重難也
 正劉向上疏曰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
 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
 嘗有忒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師古曰檻總持
之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
 蹈康居屠五重城牽歛侯之旗師古曰牽
拔也音騫斬邳支之首
 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

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
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邳

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

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
也言王者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

故以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

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

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

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

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項國名也

日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

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

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

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而虜

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虜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

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師古曰復償也

音扶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

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

縣罰也通籍不禁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

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

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

衆勞將率

師古曰重難也

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

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

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

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

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

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

師古曰竟讀曰境

然猶

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

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

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

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二百戶加賜黃

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

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

初卽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

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

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

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

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

席而坐

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

康熙三十九年刊

前漢書四

古

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反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反
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
也師古曰側字也趙奢亦趙將也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
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

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
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鞀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
禮之樂

記曰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

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
慮愾億義勇奮發師古曰愾愾憤怒之貌也愾音皮逼反卒與師奔逝橫

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

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

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
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

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民憐之莫不

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

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

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

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敬帷弗弃為蕤馬也做蓋弗弃為蕤狗也況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鞀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待遇之也

卒終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然猶耿耿非所以厲死

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

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

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

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

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

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

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

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

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

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

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

可時解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

之雜居不齊詞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

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

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

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延年乘音食孕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

田役使貧民

師古曰規畫也自占為疆界也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

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

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

後卒不就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

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

師古曰難古然字也

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

師古曰賈讀日價

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虚下至眾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眾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

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罷昌陵語在

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

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湯

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

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

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

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

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

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

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

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

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

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

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

為不道無正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

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無比者先

以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

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

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
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
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
湯為庶人徙邊又白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
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日碎卒徒蒙辜
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
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

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應是南郡

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

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日促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

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

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

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音口內

反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

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日分此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

復制於膺古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衣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熲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拜為沛郡是也師古曰更工衛及其下並同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

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興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師古曰休也

美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

仄師古曰言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長當不待師古曰略意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

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

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

門之騎應劭曰騎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

奇居力反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恩惠言會宗既

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

甚親附師古曰謂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

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

宗發戊巳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

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

巳校尉之兵乏輿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

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

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

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

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

康居三十九年刊

三

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巳

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

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

服虔曰墊音墊阮之墊鄭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

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

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

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

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

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死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

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

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食讀曰飲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

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

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

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

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

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

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

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畧選然其有功迹

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
 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募無卒用
 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前漢書七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治春秋為郡

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

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

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

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劔應劭

具木標首之劔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劔首以玉作

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劔

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

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袞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師古

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謁若今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

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望見不疑容

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

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

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今乃承顏接辭

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

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

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

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

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

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

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

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即不疑多有所

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

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

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

諭昌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

以聞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

日雜其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

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

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

贖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贖衛靈公太子輒蒯贖子

也蒯贖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贖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贖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

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

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

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

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

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

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

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請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

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

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

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

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
 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師古曰說讀曰悅項之拜
 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
 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
 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
 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
 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
 能及廣繇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今仕宦

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

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

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滿三月

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

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

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

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

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阨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

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

遭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叅丁壯柰何師古曰叅古累字也音力

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

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曹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

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

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

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

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於是太守

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

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

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

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

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

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

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

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

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

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

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

報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

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

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

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天子

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可定國所

言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

故云朝日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

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

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

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令長丞尉民出

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

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

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

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五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

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

康熙三十九年刊

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

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

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

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

第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耆讀日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

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

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

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

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

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

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承

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

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

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

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

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

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

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

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

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

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墜

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

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

也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

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

當如猛之詳善也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與

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

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

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

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

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太鴻臚文學察廉為順

陽長桐邑令師古曰桐音詢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日附文

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

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

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

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

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道而務修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其踪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

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

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

后稷是不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

命有天下尊大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

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
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音下更反

史二千石勞俸有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勸勞也俸者以恩招俸也勞音盧到反俸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

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相司直坐

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

入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

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

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對爵

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

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以此

經故使行河也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

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

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

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

是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

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

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

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崇禎三年春

崇禎三年春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

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

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

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洗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

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古曰韋謂韋

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假

治易事張禹舉為

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

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

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傳勳不

才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

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

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

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

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

朔日蝕鮑宣復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

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

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

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宜引以為言覆音

反芳目

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

師古曰眊與耄同

數伏疾病昏亂

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宣灌

壑

師古曰壑古侯字

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

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

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

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

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繁亦其次也干定國父子

哀鰥哲獄為任職臣

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

車之榮失當遂遁有恥

師古曰遁讀與巡同

彭宣見險而止異

苟惠失之者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終 前漢書七十一

崇禎三年刊

兩廂笑倪補修

前漢傳四十一

十三



